

# 试析历史表现与认知的关系

## ——兼论安克斯密特与扎密托的争论

王志华

(厦门大学哲学系,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安克斯密特认为历史表现与认知的关系分两个方面,在陈述句子层面有指称;在叙述文本的层面则无指称,而仅仅是“关于”历史实在。扎密托对安克斯密特的文本无指称理论提出了异议,认为主体间的共识可以成为叙述文本的指称。其实,扎密托混淆了自然科学与史学,主体间的共识标准也和当下的史学实践相左,因此其观点和立论均不成立。

**关键词:**历史表现与历史认知;安克斯密特;扎密托;指称;关于;主体间性

**中图分类号:**K0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11)01-0149-06

荷兰格罗宁根大学思想史及史学理论教授安克斯密特(Franklin Rudolf Ankersmit, 1945—)是当代西方历史哲学领域很有国际影响力的资深学者,凯尔纳(Hans Kellner)认为他是当代引起最大争议的历史哲学家<sup>[1]35</sup>,而在其理论中,最具争议性的要数他关于历史表现与认知之间关系的观点。

### 一 安克斯密特论历史表现与认知之间的关系

从常识的观点看,历史是人类过去之事;而从史学现状看,历史就体现在历史著作之中,我们所谈论的历史都是文本之中的历史。那么,历史著作与历史实在(即人类过去之事之间)是什么关系呢?很久以来,人们一直认为历史著作就是对历史实在的认识,历史著作就是告诉我们关于过去的知识。而安克斯密特却试图挑战这种常识,他认为历史著作并不提供关于过去的知识,它并不指称历史实在,而仅仅是“关于”历史实在。那么,如何理解这种观点呢?

(一)历史叙述无指称,其意思是说历史叙述在整体层面上并不和历史实在相对应。在这点上,它区别于陈述句子。

陈述句子中的主词和谓词都有指称,如“黑猫坐

在垫子上”这一句子中,主词“黑猫”与现实中的那只猫相对应,谓词“坐在垫子上”指称着猫的状态,因此有指称。但是,在叙述文本的层面上,情况不是这样的。每一个历史叙述都具有一个主题,或者说是“统领性概念”(Colligatory Concepts),如法国革命、中产阶级、罗马帝国以及拿破仑等等,藉此使得该历史叙述具有融贯一致性。这些统领性概念与“黑猫坐在垫子上”中的主词“黑猫”所起的作用是不一样的,“黑猫”既统领该句子,又指称着现实中的猫;可是,统领性概念则仅仅统领该叙述而不指称历史实在中的某物。这是因为:首先,这些统领性概念都是一些集合性名词,而现实中存在的都是一个一个的具体事物或具体事件,如罗伯斯庇尔、路易十六等,具体的事件如攻占巴士底狱,现实之中没有一个可以被称为“法国革命”、“中产阶级”等等之类的人、物或具体事件,我们只能说某某是关于或属于法国革命的或中产阶级的。或许我们会疑惑,为什么这些耳熟能详的概念在现实中没有对应物呢?我们经常谈论法国大革命或中产阶级的时候不都是可以说出一些具体的人或者事情的吗?难道我们不可说它们指称

收稿日期:2009-06-02

作者简介:王志华(1978—),男,江西赣州人,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西方哲学。

着这些人或者事情吗?问题是,“物体”之所以可以被称为“物体”,当且仅当它是一个内在的有机整体。“法国大革命”如果是一个“物”,那么它所涉及到的人与人、事与事、人与事之间必定得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可是,现实中存在这么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吗?现实中存在一个轮廓清晰的法国大革命吗?实际上并不存在。我们所能知道的仅仅是一个个的人,一个个具体的事,而这些人、这些事之间的必然联系在历史实在中是找不到的,因而“过去是由无数的没有意义的事实、事态和事件所构成的一堆混乱的材料,它成功地抵制了历史学家对他们的‘有意识的理解’”<sup>[2]58</sup>。这就好比一个人,在其一生中所做的所有事情之间并不具有必然的联系,它们不能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对此,亚里士多德说:“有人认为只要主人公是一个,情节就有整一性,其实不然;因为有许多事件——数不清的事件发生在一个人身上,其中一些是不能并成一桩事件的;同样,一个人有许多行动,这些行动是不能并成一个行动的。”<sup>[3]26</sup>所以历史实在中没有与这些统领性概念的对应之物。

既然历史实在在整体上是无意义的,那么历史叙述的意义或者说融贯一致性从哪里来呢?安克斯密特认为,它来源于叙述的话语,是语言的结构赋予历史实在以融贯一致性,从而可以被人们所理解所把握。因此,整体的历史实在存在于历史表现之中,是和历史表现同时到场的,或者说它不能独立存在于历史表现之外。所以,从整体上看,历史无所谓本来面目,或者说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历史的本来面目。

(二)历史叙述虽然不指称历史实在,但它是“关于”历史实在的。对于“关于”,安克斯密特说:“‘关于’在本质上是确定和不稳定的,因为它并不是通过每一个历史表现中所包含的描述来确定的。”<sup>[4]41</sup>

要理解“关于”二字的涵义,首先我们必须区分整体的或部分的历史与历史事件两个层面。所谓叙述无指称指的是历史在整体上的混沌状态,但是安克斯密特并不否认在历史事件的层面上我们可以获得真知识,即可以获得大量的真实的陈述句子。为此,安克斯密特区分了史学的两个层面,即历史研究与历史写作。在历史研究的层面上,获得具有真值的陈述句子;在历史写作的层面上,把一组陈述句子组织成融贯的整体。尽管在整体层面上历史叙述没有指称,但并不能说它和历史实在没有任何关系,因

为它所包含的每一个陈述句子都指称着一个个的历史事件,而这些历史事件都是公认的属于这个主题的,或者说和这个主题相关的。当历史学家叙述某个历史主题时,只能从和这个主题相关的公认的历史事件之中选择素材,历史实在对历史写作的限制仅限于此。这也是历史叙述和文学叙述的区别所在,即托波尔斯基(Jerzy Topolski)说的“在历史叙事中经验性的基础应该是‘真’的,而在文学叙事中,作者只要追求可以称之为(与情境、事件、人物相关的)类型学上的真就可以了”<sup>[1]157-158</sup>。

其次,我们总是强调叙述的整体层面与单个陈述句子之间的不同。前者是认知性的,指称历史事件;后者具有自指性,它仅仅是“统领”叙述文本所包含的那些陈述句子,使得这些句子具有融贯性,它指称它所包含的所有的陈述句子这个整体。为什么由具有真值的陈述句子组成的历史叙述会超越认知呢?这是因为当陈述句子组织成融贯的文本时形成了超越于陈述句子的新东西,即叙述实体(Narrative Substances)。而“叙述实体是陈述句子的组合,它具有和诸如小狗、桌子之类同样的属性,但它并不是那些陈述句子本身的组成部分”<sup>[2]100</sup>。这就是说叙述实体是一个物,“它不是描述外部实在的透明语言工具,而是体现了对过去的综合性视角的语言实体”<sup>[5]24</sup>。而物是不指称它之外的任何东西,它只指称它自己。

再次,“关于”二字还彰显了在历史写作的过程中历史学家的选择的作用。如前文所述,历史实在本身是由一系列的孤立的历史事件所构成,它在整体上是无序的。这就是说,每一个历史主题都会涉及到相当多的不同的面相,包含着相当多的彼此没有必然联系的事件。也就是说,我们可以获得关于过去的大量的具有真值的陈述句子,“通过这些陈述句子,历史学家仔细地选择具有描述内容的句子并且仔细地把它们组织起来,从而把过去的相关部分制造出来,……我们可以说历史写作需要关于陈述句子的政治学,而文本就是历史学家政治的结果”<sup>[6]277</sup>。显然,不同的历史学家会选择不同的事件,从而构成不同的历史叙述,虽然其主题都是一样的。这就是为什么法国大革命在托克维尔那里是悲剧,在米什莱那里则是喜剧的缘故。

因此,“关于”二字表明,历史叙述与历史实在之间的关系从根本上说是不确定的,具有开放性,它不

像诸如“黑猫坐在垫子上”这样的陈述句子中的主词,其指称具有无可争议的确定性。一方面,我们可以说历史表现所包含的每一个陈述句子具有真值,这是确定的,这就是“关于”的意思所在;但是,另一方面,历史学家对关于某个主题所涉及到的陈述句子具有自由的选择余地,由于选择的不同所形成的关于同一个主题的历史叙述会形成本质的差异,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叙述“无指称”。因此,我们必须辩证地看待历史叙述与历史实在的关系问题,不可一刀切。

## 二 扎密托(John Zammito)对安克斯密特的批判

安克斯密特上述观点的关键之处在于整体与个体的区分,对于历史实在而言,个体的历史事件是可知的,但整体的历史则是无意义的;对历史叙述而言,其所包含的陈述句子是有指称的,但其整体层面并无指称,如果说有,那就指称着它所包含的那组陈述句子,即安克斯密特所说的自指性。这就是说,陈述句子是认知性的,而其有机的组合则是非认知性的,因此对知识(即陈述句子)的组织(即历史叙述)不是知识。安克斯密特认为以往的哲学都忽视对整体的文本的研究,“当代语言哲学仅仅关注由语词、句子或命题所引起的问题,而极大地忽视了对成组陈述句如故事或叙述的研究”<sup>[2]58</sup>。其实,“知道事实仅仅是一个开端,……真正的问题是如何把这些事实整合成一个一致性的历史叙述”<sup>[2]8</sup>。所以,整体的叙述文本所引发的问题是全新的。从认知上区分整体与个体其潜藏的理论假设就是符合论意义上的真理观,即“认识论联结词与物,而表现(即历史叙述的整体层面——引者注)则联结物与物”<sup>[4]82</sup>。所以,安克斯密特“强调的真理仅仅是符合论意义上的,即单称命题和世界中的事实之间的符合”<sup>[7]176</sup>。他认为真理具有精确性和确定性,显然只有陈述句子可以满足这种真理要求,文本无法与历史实在符合,所以安克斯密特否认了文本的认知性。扎密托(John Zammito)认为这并不构成否认叙述文本认知性的充足理由。

扎密托认为,其实自然科学并不是如安克斯密特所言那么精确和确定。“精确性和确定性”的基础就是认为在自然科学中客体具有“被给予性”(Givenness),因此仅仅通过观察就可以确定指称。而史学领域只有陈述句子可以满足这样的要求,叙述文本

则无法这样做。所以,安克斯密特推导出文本层面的真理,是语言强制(compulsion of language)而非经验强制(compulsion of experience)的结果,我们在历史叙述中所看到的习以为常的事物如法国大革命、中产阶级等,都是语言所创造的。因此,历史实在总是和其语言紧密不分,历史真理都是分析性的为真,而且具有相对性和历史性。他说:“我们在实在中(指历史实在中:引注)所辨识出的个体事物的类型不是简单地和现实一致地被给予我们的:所有的类别一起形成一个复杂的、构成性的关系网络。”<sup>[2]162</sup>扎密托认为,没人会认为诸如“文艺复兴”的概念指称着和桌子椅子之类同样的事物,但这不是否认这类概念具有认知性的理由,因为在自然科学理论中,同样有很多的理论术语得不到经验的确证,即不具有精确性和确定性,比如电子、中子、场乃至黑洞等等。从认识上讲,离开语言系统,我们甚至没办法识别桌子和椅子,因此要确定独立于我们的语言系统的客体是什么是根本不可能的,所以“甚至是在桌子椅子的情况中,‘被给予性’似乎也是一个误导性的词汇,因为它否认在构成这类客体中语言与感知的作用”<sup>[7]176</sup>。可见,自然科学的真理其实也是语言强制(compulsion of language)的结果,所以不仅整体的历史实在是一片混沌,其实自然科学所面对的实在又何尝不是呢?这就是说在自然科学中精确性与确定性也是没意义的,它同样存在着语言强制,但是并不能因此就否认自然科学的认知属性,因此我们也不能因此而否认叙述文本的认知性。

既然自然科学中也没有确定性和精确性,那么它是用什么标准来评判真理或指称的呢?扎密托认为:“科学哲学相信正是这些理论提供了具有主体间性共识的对正在讨论中的那‘部分实在’的认知性理解。”<sup>[7]177</sup>这就是说,“主体间的可接受性”就是判断真理的标准,“真正的问题并不是去追问独立于我们的概念系统还存在什么东西,而是我们是否可以在语言与现实之间辩证地建构起具有主体间性的东西”<sup>[7]163</sup>。那么,在史学中主体间性可行吗?在此,扎密托提出了实践上的理由。他说:“对于大多数历史学家而言,说‘历史概念’(historical idea)完全是虚构的,从而在本体论上把限制在表现的层面而不对过去的现实有任何言说,这实在无法接受。”<sup>[7]164</sup>比如,波兰,它的边界不稳定,但它不仅仅是一个隐喻,它确实存在,而且我们知道它。诸如中产阶级、

文艺复兴的概念或许更复杂,但历史学家都是非常严肃地对待这些概念,“我们不能一方面宣称一门学科的‘合理性’而另一方面又宣称在实践中我们被它哄骗了好几个世纪”<sup>[7]164</sup>。也就是说,在扎密托看来,虽然这些概念在逻辑上缺乏明确所指,但是,“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共同地‘看正确的方向’——在导向对‘正确的深度’具有主体间的认同的意义上——我们本质上是在看同一个物”<sup>[7]176</sup>。这也就是说,在史学实践中,主体间的共识构成这些概念的指称,这和自然科学中的情况是一样的,因此不能说历史概念是历史学家的虚构,也不能说历史实在本身是混乱的没有意义的,混乱是认识论层面的问题,而不是本体层面的。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很关键的原因在于“安克斯密特把本体论问题置于其他两个问题(即方法论和认识论问题——引者注)之上,而后两个问题正是历史学家的直接兴趣所在”<sup>[7]164</sup>。由此扎密托认为,安克斯密特的理论脱离了史学实践,没有实际价值。实际上,扎密托是以主体间的可接受性来取代安克斯密特的审美标准。

最后,扎密托指出了安克斯密特理论中的相互矛盾的地方。安克斯密特把历史表现看成是一个由语言建构起来的“物”,它也是世界本体论清单上的东西。但是,他又说:“表现不会(确切地说是该)对实在增加任何东西,甚至是关于它的知识,……尽管它给予了我们在世界寻找出路的方法。”<sup>[4]73</sup>安克斯密特还认为对知识的组织不是知识,对知识的组织怎么就不是知识呢,想想在自然科学中的情况。

总之,在扎密托看来,安克斯密特割裂叙述文本与认知的关系是不能接受的,虽然叙述文本的指称不如陈述句子的指称那么清楚明白,但是可以通过主体间性来确定,这和自然科学的真理或指称是同样有效的,“(历史表现中的)统领性概念,在认识论的意义上,可以被认为和自然科学理论中的指称术语大致相同的方式指称着历史实在”<sup>[7]176</sup>。因此,历史表现不仅在陈述句子层面而且在叙述文本的层面上都是认知性的。

### 三 为安克斯密特辩护

扎密托认为自然科学与史学的客体都是混沌的,以此来否认二者之间的本质区别,这显然是混淆了两类不同的客体。我们可以认同扎密托的观点,即如果单就语言层面讲,确实离开了语言,自然科学的客体也是混沌的,但是自然科学中的混沌很大程

度上仅仅是语言层面的或者说仅仅是认识论意义上的,因为“自然科学以其直接所面对着的自然现象为研究对象”<sup>[8]译序-3</sup>。它的客体,诸如桌子椅子之类的,从本体上看是清晰可见的,它们是始终在场的,尽管离开语言,我们无法获得关于其属性的知识,然而,历史与自然科学本质性的区别在于其本体论当下的不在场,即“历史出场每当历史不再”<sup>[9]52</sup>。“历史科学却不可能直接面对着已经成为了过去的历史事实,它直接面对着的只能是历史文献;而且历史学家也不可能像自然科学家那样反复进行实验来加以核实”<sup>[8]译序-3</sup>。可以说,离开了语言,历史实在(指整体或部分的历史)就不存在。从这个角度看,自然科学与史学显然处理的是不同的两类实在,前者的混沌仅仅源于语言,而后者的混沌则源于存在,是不同层面的。因此,尽管在自然科学中也有些概念是假设性的,但它们总是具有被证实或证伪的可能性,它们从根本上必须与实在相符合。如果把这种科学的假设称之为审美性的话,那么这种审美也仅仅是服从于其认知目标,这就是丹图所说的审美“从属于认知并且尤其是科学认知的方式”<sup>[1]106</sup>,这其实恰好也支持了安克斯密特的“审美优先于认识论”的观点。因此,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安克斯密特持一种什么样的科学观点,即使是从扎密托所说的后实证主义的科学观点看,也不能抹杀科学与历史之间本体上的区别,扎密托从后实证主义的科学观来批判安克斯密特有点隔靴搔痒之嫌。

所以,把自然科学中主体间性套用到史学中是不恰当的。扎密托宣称:“如果历史表现中所展现的见识没有丝毫潜在的主体间性可言,那么鼓励从不同的角度‘看事物’就没有意义。”<sup>[7]176</sup>对于自然科学而言,无论是实证主义还是后实证主义,主体间性都是有效的,但是在历史学之中则不然。对此,伊格尔斯(Georg. G. Iggers)如是说:“我不认为在历史学中存在范式,因为在方法方面人们不可能达成共识,在解释上更是如此,而自然科学中共识却广泛存在着。”<sup>[1]132</sup>

那么,我们对扎密托提出的在史学实践中历史学家关于诸如法国大革命、文艺复兴或者波兰等概念都具有某种共识又该如何看待呢?它能否构成这些概念的指称呢?对于此,我们必须指出两点。首先,扎密托说史学中广泛存在着共识,和当代史学状况显然相悖。心态史、微观史、普通人物史、黑人史、

妇女史等史学形式的兴起,凸显了历史写作的多元化与碎片化,前此那种单一的统一的历史已经不复存在。可以说,安克斯密特的立场更加吻合历史写作的现实状况,他鼓励历史写作的创造性,认为每一个历史表现仅仅是看待历史实在的一个建议,没有哪一个具有绝对的权威性。扎密托一味地强调以主体间性来评判历史写作,表明了他没有跟上史学的发展,还停留在线性史观的阶段。既然不能以主体间性来评判叙述文本,那么如何比较它们之间的优劣呢?安克斯密特认为:“决定性的问题是,其中哪个表现有着最广阔视野,能够展现出最多的实在?第二,最大胆、最冒险、从现有历史认识基础看最不可能是正确的——然而在此基础上同样没法被排除——的叙述表现是具有最广阔眼界的表现。”<sup>[4]96</sup>可见,该标准是非常形式化的,其中没有涉及任何关于道德与政治价值的任何内容,可以说是价值中立的,它不仅超越了认识论,也超越了既定的伦理规范与标准,当然也就超越了扎密托所说的主体间的可接受性标准。但是,超越主体间性并不意味着反主体间性,某个优秀的历史表现还是可以获得大众的认同的。安克斯密特对此说:“如果叙述的解释在长时间内没有受到质疑,那么它就被所有人接受,并且成为日常语言的组成部分,它可以转化为某种类型的物的概念。叙述物已经成了实在之物。”<sup>[10]46</sup>可见,它并不反主体间性,但它不会以主体间性作为一个绝对的评价标准,它仅仅是优秀历史表现的一个必然的副产品。其实,如果把主体间性作为评价准则,则必然会阻碍历史写作的创新,这在智识领域不是好事。

其次,即使史学中确如扎密托所言存在着广泛的共识,这也和安克斯密特的理论无关。在安克斯密特看来,史学理论与史学实践是并行不悖的两个领域,理论并不一定要符合实践,实践也不必迎合理论。对此,他自己直言不讳地说:“我不认为历史学家应该高度关注史学理论。……,对于历史学应该听其自便。”<sup>[1]106</sup>“哲学不应该是对于在科学和人文学科中所发生的事情进行基要主义的和先验论的分析,而应该是后天的,并且满足于在科学家和历史学家做完他们的事情之后提出某些普遍性的问题。”<sup>[1]85</sup>对安克斯密特而言,理论问题与实践问题是不同的,历史学家可以不在乎历史哲学的观点,同样“科学家往往对科学哲学家们之间的论点不感兴

趣;就算是科学家曾注意到像是卡尔·波普尔和托马斯·库恩之间的争论,他们也很少会发现在这里有任何与他们自己的学科相关的东西”<sup>[4]249-250</sup>。一旦以史学实践上的理由来批判历史哲学观点,就会出现阿瑟·马维克(Arthur Marwick)在批判海登·怀特时那种幼稚之处<sup>[4]252-261</sup>。因此,我们不能因为在史学实践中对那些诸如中产阶级、法国革命的概念具有某些共识就认为它们有着确定的指称,这在逻辑上是不成立的。所以,扎密托从史学实践出发批判安克斯密特的理论是没有说服力的,这其实不是逻辑的观点,而是一种价值判断。

最后,扎密托认为安克斯密特一方面说历史表现是一个物,另一方面又说历史表现不会对实在增加任何新的东西存在矛盾。在此关键的是要理解到“实在”的意思,这里指的是“历史实在”,历史表现作为一个物,仅仅属于我们当下的世界,而并不是过去世界的成员。所以它为我们这个世界增加了一个物,而没有对历史实在增加任何东西。其实,我们怎么可能作用于过去呢?过去已经过去了,我们怎么可能为它增加什么东西呢?第二,在历史写作中,为什么对知识的组织不是知识?这是因为知识总是通过命题来表达,可是历史表现它不仅仅是一系列命题,而是一个物,“物”怎么可以是知识呢?知识属于认知范畴,可“物”属于本体范畴,因此它不是知识。可以说,在史学中,历史研究仅仅是一个预备的阶段,更重要的在历史写作,正是在历史写作之中,史学家针对某个主题选择与其相关的一些历史事件而构成一个融贯的历史图景,从而达成对历史实在的深刻洞察与见识,从而赋予历史实在以意义,从这点看,“叙事之于历史,就如公式之于科学家”<sup>[1]94</sup>。可见,在史学领域中,认知服务于审美。

简而言之,扎密托对安克斯密特的批判在总体上是成立的,因为他把主要的精力用来批判安克斯密特的自然科学观或真理观。诚然,安克斯密特的真理观确实有些老套,但这并不会影响其论证的有效性,实际上无论他持实证主义还是后实证主义的真理观都不碍事,因为无论哪种真理观都无法抹杀自然科学与历史学在主体上的区别。因此,主体间性可以适用于自然科学,但不能套用到历史学,否则历史学又会倒退到18、19世纪的那种线性历史。

按照这样的分析,我们可以说安克斯密特关于

历史表现与认知之间关系的观点基本上是可以成立的,即历史表现在整体上无指称,但通过它所包含的陈述句子,我们可以判断它是“关于”哪个历史主题的,历史学家在叙述某个历史主题时,只能从和该主题相关的真实的陈述句子之中选择其素材,历史实在对历史写作的制约仅限于此。如果以这样的理论

来分析“历史的真面目”,会得出什么结论呢?我们也可以从两个层面来谈,第一,如果“历史的真面目”是就整全的融贯的历史实在这个意义上说的,那么“历史的真面目”实际上是不存在的;第二,如果它是就单个的历史事件或单个的历史人物来说的,那么“历史的真面目”就确有所指,是有意义的。

### 参考文献:

- [1](波兰)埃娃·多曼斯卡. 邂逅:后现代主义之和的历史哲学[M]. 彭刚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 [2]F. R. Ankersmit. *Narrative Logic: A Semantic Analysis of the Historian's Language* [M]. Hague: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1983.
- [3]亚里士多德. 诗学[M]. 罗念生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
- [4]F. R. Ankersmit. *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 [M].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 [5]周建漳,詹素平. 近三十年来西方历史哲学的新进展[J]. 国外社会科学, 2009, (5).
- [6]F. R. Ankersmit. Historiography and Postmodernism; Reconsiderations; Reply to Professor Zagorin[J]. *History and Theory*, Vol. 29, No. 3, 1990.
- [7]John Zammito. Ankersmit and 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J]. *History and Theory*, Vol. 44, No. 2, 2005.
- [8](英)沃尔. 历史哲学——导论[M]. 何兆武, 张文杰译.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
- [9]周建漳. 历史及其理解和解释[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
- [10](荷)F·R·安克斯密特. 历史与转义: 隐喻的兴衰[M]. 韩震译. 北京:天津出版社, 2005.

## Relationship between 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 and Cognition: With Reconsideration of the Controversy between Ankersmit and Zammito

WANG Zhi-hua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Fujian 361005, China)

**Abstract:** Ankersmit asserts that each singular sentence contained by a 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 which is constituted by a set of sentences has a reference in historical reality while the whole text which has no counterpart in historical reality is just “about” it. Zammito argued against Ankersmit’s opinion that historical text on the whole has no reference for inter-subjective acceptability could be its reference. However, Zammito confuses natural science and 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 the standard of inter-subjective acceptability runs counter to contemporary historical practice. Accordingly, Zammito’s theory is inconsistent and unacceptable.

**Key words:** 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 and cognition; Ankersmit; Zammito; reference; aboutness; inter-subjectivity

[责任编辑:凌兴珍]